最怕改壞名？

法國有一對球迷夫婦，替初生兒子改名爲「基沙文麥巴比」（Griezmann Mbappe），基沙文和麥巴比都是二〇一八年法國奪取世界盃的功臣，球迷夫婦爲了紀念，爲兒子取這個名字，似乎可以理解，但法國有關部門卻表示，此舉有可能「違反孩子的利益」，認爲這種受注目的名字日後會爲孩子帶來麻煩。案件已提交至當地家事法庭，法庭有可能要求父母爲孩子再行改名。

原來，不少國家如德國、新西蘭、瑞典、丹麥等，也有立法禁止父母爲孩子亂改名，原因是保護孩子。香港在這方面相對自由，但又的確爲孩子帶來煩惱。網上討論區有人發文，說自己的名字叫𩔖𩔖，即三個雷字加三個龍字，這個應讀爲「憑踏」的字，很多老師都不會，這樣的名字在小學很容易成笑柄，有些同學叫他「雷雷雷龍龍龍」；到了中學，人們給他一個相對正常的花名「雷龍」，但當被老師罰寫自己名字的時候，可以想像有多蝕底——我們小時候有一個笑話，老師罰兩位學生寫名字一百次，其中一個學生哭叫不公平，因爲他的同學名叫「丁一」，而他叫「陳黑龍」，同爲一百次，筆畫差很遠。

以往，名字由父母或長輩改，現代人怕改壞名，會請算命師先交出幾個字，再從中挑選。算命師大概是根據時辰八字，看看孩子的名字需要的劃數再判斷，於是一些較不常用的字在這個世代開始出現。我不知道他們的命運會否更好，但三個中文字寫出來不夠漂亮，讀出來不夠響亮，甚至帶來如𩔖𩔖的麻煩，卻顯而易見。

所謂「唔怕生壞命，最怕改壞名」，其實有沒有根據？術數上的東西我一竅不通，但以香港人的習慣而言，眞名除了在正式場合之外，其實很少用到。我們習慣叫英文名，尊稱會叫「什麼生」，熟絡的朋友叫花名，親密朋友有他倆才知道的稱呼，甚至一聲「喂」，勝過千萬種叫法。

相對於名字，別人的稱呼更爲重要，因爲反映了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，這並非算命師傅可以計算的。

風陵夜話
耶　生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虛擬化身

「快輸入我的代碼，和我合照。」這幾天，聊天群組裏收到不少這樣的信息。Facebook和微博上，亦有不少名人明星都紛紛曬出了自己的六位數代碼，邀請粉絲來和自己「合照」。

這可不是和眞人合照，而是Q版3D虛擬化身與化身的合照。在這款叫做ZEPETO的手機應用程式裏，用戶可以通過直接拍照、識別照片，再精修五官的方式，來捏一個和自己長的一模一樣的網絡虛擬化身。通過拍照功能，可以擺出預設的POSE，拍攝單人照和多人照。拍攝的照片可以發送給朋友，也可以直接上傳社交媒體平台。通過內置的表情功能，還可以製作專屬表情包，在不同的社交App使用。

由於天生帶有極強的社交屬性，ZEPETO快速在年輕人群體中傳播開，一夜爆紅。明星的使用，更令粉絲瘋狂，只需要動動手指，就能有一張和偶像的合照——儘管是虛擬的，卻也拉近了和偶像的距離。韓國不少當紅偶像都紛紛公開了自己的化身代碼，掀起一股合照浪潮。

虛擬化身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。十幾年前，內地的騰訊QQ就曾推出過QQ秀，用戶可以通過一個可換裝的2D小人，來展示自己的個性。經過十餘年技術發展，人臉識別功能加上更精細的捏臉系統，使得3D化身更爲擬眞。可以在遊戲中互動的任天堂的Mii，是較早使用這一技術的虛擬化身。但想要擁有Mii，必須要擁有一部任天堂遊戲機，礙於設備局限，這個虛擬化身並沒有引起風潮。直到最近，可以在不同品牌手機上使用的ZEPETO降低了3D虛擬化身的門檻，吸納廣闊的用戶群。它迎合了互聯網用戶，特別是年輕用戶想要展現個性的需求。在虛擬網路中，親手捏一個「完美」的虛擬的自己，用它去和別人互動、合照，比拼創意，甚至景點打卡——哪怕是你從未去過的地方，虛擬化身都能幫你「置身其中」。

只有你想不到，沒有虛擬化身做不到。但這不禁也令人擔憂，可以讓人做到足不出戶就能社交的虛擬化身，會否令「御宅族」成倍增長。

即興判斷
侘　寂
treekakira@gmail.com
逢周二、六見報

數樹深紅出淺黃

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節。尤其是當天氣逐漸轉涼，滿樹綠葉變黃變紅，在艷陽之下那奪目的光彩，有種動人心魄的魅力，足供細細品味。香山的紅葉，釣魚台的銀杏黃葉，早已是「打卡」的勝地。登上香山高處，極目遠眺，萬山紅遍，大得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的意趣。

杜牧這句詩，知名度高得驚人。但其實，大多數地方，並非是紅得如此純粹。更恰切的描述應該是如劉禹錫的那句「山明水淨夜來霜，數樹深紅出淺黃」。葉綠素、花青素、胡蘿蔔素三種色素，糅合着日夜、冷暖、光線自然調配，神奇地渲染出各種美麗的色彩。

夏日的紫葉李，變得火紅，但是顯得稀疏；而紅楓、爬山虎、南天竹，或如傘蓋，或似巨幕，或成簇成團，紅得更加肆無忌憚。洋白蠟、鵝掌楸、國槐、垂柳則與銀杏站在同一陣線，似乎嫌棄土豪式的紅太過張揚，而以柔軟的嬌黃、泛着油光的亮黃，來展示風雅。地面上青綠的鋪地柏，也開始亂蓬蓬地變黃湊熱鬧，只不過黃得過於草根，很難留住行人的注視。

枝繁茂密而葉片碩大的法桐，色彩漸變得最爲繁複，似乎要將從綠到黃進行全光譜的演繹，同一片葉子上由綠而淺黃而深黃而橙黃，猶如一塊漫不經心塗抹的調色板。陽光從整棵樹透過，黃綠光影斑駁，簡直是一幅印象派的經典教材，或者是吳冠中式信手亂點才能抽象出的視覺體驗。

天遼地闊，果實也不願意讓葉子專美。最吸引人的是那大紅燈籠般柿子，高高掛在枝頭。北方不長橘樹，《橘子紅了》的愁緒往往也會移栽到「柿子紅了」身上。欒樹的果莢形如水紅色的宮燈，但冷風一吹很快就熄滅枯萎。海棠掉光葉子後，餘下淡黃的果實瑟瑟發抖。法桐別號「懸鈴木」，樹如其名，球型果隨風擺動，入定細看，無聲似有聲。低矮的紫葉小檗，枝條上一串串耀眼的紅瑪瑙，會一直等到冬雪到來。

瓜園
蓬　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星期十

明代何良俊《四友齋叢說》卷十八，講到了古代的休息日，讓人開眼界。

筆者觀察，唐宋以來，機關公務人員，都有旬休。上班九天，第十天休息，這一天用來洗沐，我們今天說的上瀚、中瀚、下瀚，大概就出於此。第一個第十天休息日，是上瀚，第二個第十天的休息日，是中瀚，第三個第十天休息日，是下瀚。

人處於世，誰都想有休閒取樂的時間，難道一做官，就要放棄吃喝郊遊嗎？所以，洗沐一日，正好可以有私下獨處的時間，古代爲官的，大多有善政，和這個休息日，是有相當聯繫的。

公僕，就是民衆的僕人，就是爲民衆排憂解難的。你是公家人，吃的公家飯，就做公家事，不容偷懶。

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順口溜說，過了星期三，日子猛一竄，因爲星期四一過，就是星期五。現在，一年五十二個雙休，一百〇四天的雙休，還要加上十幾天的國假。幾十年前，我工作時，順口溜還有一句：過了星期五，還有一上午，星期六，休息半天。那時的假期，是一天半。

可古人不行，還有星期七，星期八，星期九，星期十才是星期日。這一天，當然也是用來身心調整的，連續上班，且又是那種死板節奏的，一次上九天班，猶如汽車光跑不加油。當然，上班吊兒郎當撞鐘混日子的除外，上班泡妞打牌喝酒等以各種理由的除外。

因此，善政和公務人員的適當休息，緊密相聯。那種將下級官員、普通公務員雙休強行佔用的上級官員，還喊出口號「星期六一定不休息，星期日休息不一定」、「五加二，白加黑」，只能是毀壞別人身體，降低工作效率，還助長了新形式主義，理論上是違反人性，行動上是爲一己政績私利。

侵佔法定的休息時間，說得再嚴重點，就是虐政、暴政！

筆記新說
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《翠絲》

社會對男女兩性的差異都有既定觀念，確實不容易扭轉。不管在日常生活抑或電影銀幕，若出現身穿男裝打扮的女士，又或戲曲舞台的反串坤生（即女士飾演男角），人們都會不以爲意。若是在街上出現一位身穿女服的鬚眉男士，人們便會大感驚訝。因此那些男扮女裝的戲劇故事，往往都受到觀衆注目，希望藉此窺探男性心底的秘密。

早在二十世紀初期，香港的粵劇戲棚禁止男女同台，因此全男班的花旦都是由男性飾演，只要演得精彩，觀衆都會拍案叫絕。京劇的著名乾旦更是多不勝數，梅蘭芳便是其中代表，他演的《貴妃醉酒》早已成爲戲曲經典。西方的電影亦不乏男扮女的角色。一九八二年的《杜絲先生》，德斯汀・荷夫曼飾演的男演員爲了生計，於是易裝假扮女性，演來維妙維肖。一九九三年另一齣《肥媽先生》，現在已故的羅賓・威廉斯飾演一位離婚丈夫，爲了親近子女，唯有假扮成女性保姆，瞞天過海。

易裝當然異於性別認同障礙。二〇一五年的《丹麥女孩》便講述全球首位接受由男變女的變性手術人士的故事，主角艾迪・瑞德曼憑該角色獲提名奧斯卡男主角獎。

香港近期的電影《翠絲》也是類似的故事。導演將男主角的經歷和遭遇展示得絲絲入扣，同時也帶出現代社會對小衆人士的誤解以至歧視。但是以戲論戲，我卻嫌劇情有些拖沓，觀衆進場前其實早知男主角的獨特心態，因此故事的整體節奏可以緊湊一些，又或不妨提供一點「留白」的空間，讓觀衆自行想像主角的感受。

不過，姜皓文和袁富華分別飾演的男主角和配角，無論是外表形態和內在心境，都有極爲細膩的演出。該類角色一般都是俗稱「擺獎」角色，有很大空間給予演員發揮演技，從而令觀衆感動及認同。袁富華本身是舞台演員出身，能夠有效運用角色的細緻動作來呈現心理狀態，故此獲得金馬獎男配角的榮譽，可說實至名歸。

文藝中年
輕　羽
cloud.tkp@yahoo.com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無肉未來？

在二〇一八年進入倒計時的階段，有人大膽宣稱：未來的世界，將是一個無肉的世界。

即使素食已經成爲很多國家席捲的「風潮」，從小衆變爲「非小衆」，從特定的一類人，慢慢成爲被都市、中產爲主多數人所接納的生活方式。但若現在就斷言，我們即將迎來一個無肉的未來，不得不說這還是相當大膽，甚至是驚心動魄的。在餐桌這十幾年的演變中，內容同形式一直在不停切換，極端和平衡總在人們的探索裏窮盡，而肉類和無肉，到底是不是天敵？

這就要追溯到人們的初衷，不吃肉，究竟是不想吃肉，還是害怕吃肉給身體帶來的負擔？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，也解釋了爲什麼當前很多國家都致力於研發肉類替代品。作爲盛產豬手、香腸的食肉大國，德國兩年前就進入了素食發展的「三級跳」賽場，囊括了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純素食品，力爭以假亂眞，讓肉的口感近乎完全被素食品取代。

不過，這是發展趨勢，卻並不是未來。儘管素食飲食越來越吸引人，但如果一個人的飲食形態根本上是肉，那吃素仍舊是比較勉強的一件事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對此的態度，應該去到更深一層，爲自己的健康把關，而不是口腹欲上的自欺欺人。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設有純素協會的國家，他們的理念是關懷動物和環境，引導人們重視健康，而不一定非要用肉類替代品去輔助吃素。

現今很多知名大廚也在致力於打造無肉餐單，幾乎影響了整個歐洲飲食理念的名廚Leemann認爲，沒有肉的料理會引發更深層的思考。確實，肉類的直接和濃郁，總能讓人類迸發出原始的慾望，而素食的恬靜優雅，才歷久彌堅。所謂的無肉未來，也許不需要你死我活的爭鬥，而是跟健康本質的一種和解。

食色
判　答
panda5171@163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曉暉這一頁

三好集
潘明珠
blog.sina.com.cn/u/3232962857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我的父親離世時，我們把他的生平簡述印在一頁紙上，母親感慨說，他一生人勤奮勞碌，爲家庭爲公司爲親族都貢獻不少，怎麼就只得一頁紙呢？話裏無限唏噓緬懷……

十二月三日，突然傳來民政事務局前副局長許曉暉病逝的消息，她英年早逝，令人扼腕嘆息！但公示的報道卻稍嫌簡短了。我想，也許在這個令人悲嘆的秋天，本港已有多位文化名人離我們而去了，先前悼念的筆墨都已用許多了吧，對一位已離開政府之前官員的逝去，也許就少了關注？但我想，若要爲許曉暉的生平也濃縮印於一頁紙上，這一頁肯定塡得滿滿的，這一頁一定包括她對本港文化發展及傳承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。

我記得我初任香港書展的文化活動顧問團的委員時，曾多次與時任副局長的許曉暉一起出席顧問團的會議，她常有創新建議，並十分關注推廣文化和閱讀活動，她積極提出及支持「文化七月」展開連串活動，使香港書展的文化活動不限於灣仔會展中心的場地，而是擴至社區及把期間加長至整個七月，鼓動了全城閱讀之風氣。

還記得多年前某天，年輕的曉暉光臨某學校的開放日任嘉賓，她對該校各樣文化藝術都興趣盎然，她一邊勉勵學生要有理想、志向和責任感，一邊細心欣賞學生各樣的藝術創作，深情地給學生很眞摯實在的鼓勵；這樣的話彌足珍貴，也爲青少年的學習打氣，可見她關心少年成長及藝術薰陶。

很多官員常打官腔，但曉暉獨有親和力，給我很眞實的文化人之感覺。一次在馬龍的畫展，她笑說自己下了班，是爲看畫而來的。記得去年五月，我到南京參加藝海流金的文化交流活動，當時她是香港代表團顧問，沿途和大家一起參觀江蘇文博藝術，探討傳統文化的當代活力；在匆忙的行程中，有時她輕輕數語作點評或提議，均教人信服，也顯見她具欣賞美之目光，那是一種可貴的氣質，令人由衷欣賞。回想起來，曾與曉暉相遇同行的種種情景，猶如昨天……數天後，本月十六日就是許曉暉的追思會了，相信許多人都會和我一樣，對她難以忘懷。

「VIP控」的快感——將自己與普通區分開來

漫條思理
鄭辛遙

節日情懷「三部曲」

上個月到郵局，郵寄一張聖誕卡往加拿大，預備給國外親友來一個祝賀。郵局的員工說，暫時不能接受任何寄往加國的郵件，因爲加國郵政在罷工，郵局堆積大量信件，即使重開，亦不知郵件何時可送達。本來，一個短訊已可解決問題，但總覺得新科技下，仍想保留少少昔日的情懷，用郵寄賀卡來表達心意。回看往日時光，節日過程可稱「三部曲」。先是在學時期，仍具童眞，聖誕節又是學校考試後的日子，因爲沒有了壓力，又可給自己一個玩樂的藉口。慶祝聖誕當然少不了美食，學校還有聯歡晚會，要上台唱聖詩和聖誕歌，同學間互送賀卡，交換禮物，好不熱鬧。

我還記得，住處羅便臣道街角有一個伯伯售賣文具，一樽樽的閃粉買回來加在賀卡上，閃閃發光，送給最要好的同學。家中姐姐學友多，她會把收到的賀卡連接起來掛在大櫃上作裝飾，家中亦有眞松樹的聖誕樹。這都是兒時節日點滴，回想起來仍其樂無窮。

完成學業，畢竟人長大了，工作中對節日最關心的是假期，但仍然喜歡聖誕新年節日。那年代很流行私人派對，有小型三五知己的聚會，也有樂隊伴奏的大型派對，最緊要可穿漂亮新衣，又有機會結識很多新朋友，還有不少節日禮物，那有不高興的道理。那時生活方式比較簡單，與現時的社會節奏大不相同，家中仍然有聖誕樹裝飾，但已由眞松樹換上人造的銀色聖誕樹，七彩燈飾照耀下，又是一番不同景象。

來到今天，對節日又有不同的思緒，興奮心情已變作另一種興致，看看各大商場內不同的節日裝飾布置，何嘗不是一件樂事。除了聖誕樹，各有不同的主題，像「黃埔天地」的巨型比卡超、將軍澳PopCorn的一衆超級英雄聖誕樹、銅鑼灣時裝街的賓尼兔壁畫、京士頓街一帶的節日手織欄杆，都是有趣得很的節日裝置。

衣尚
蕙　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